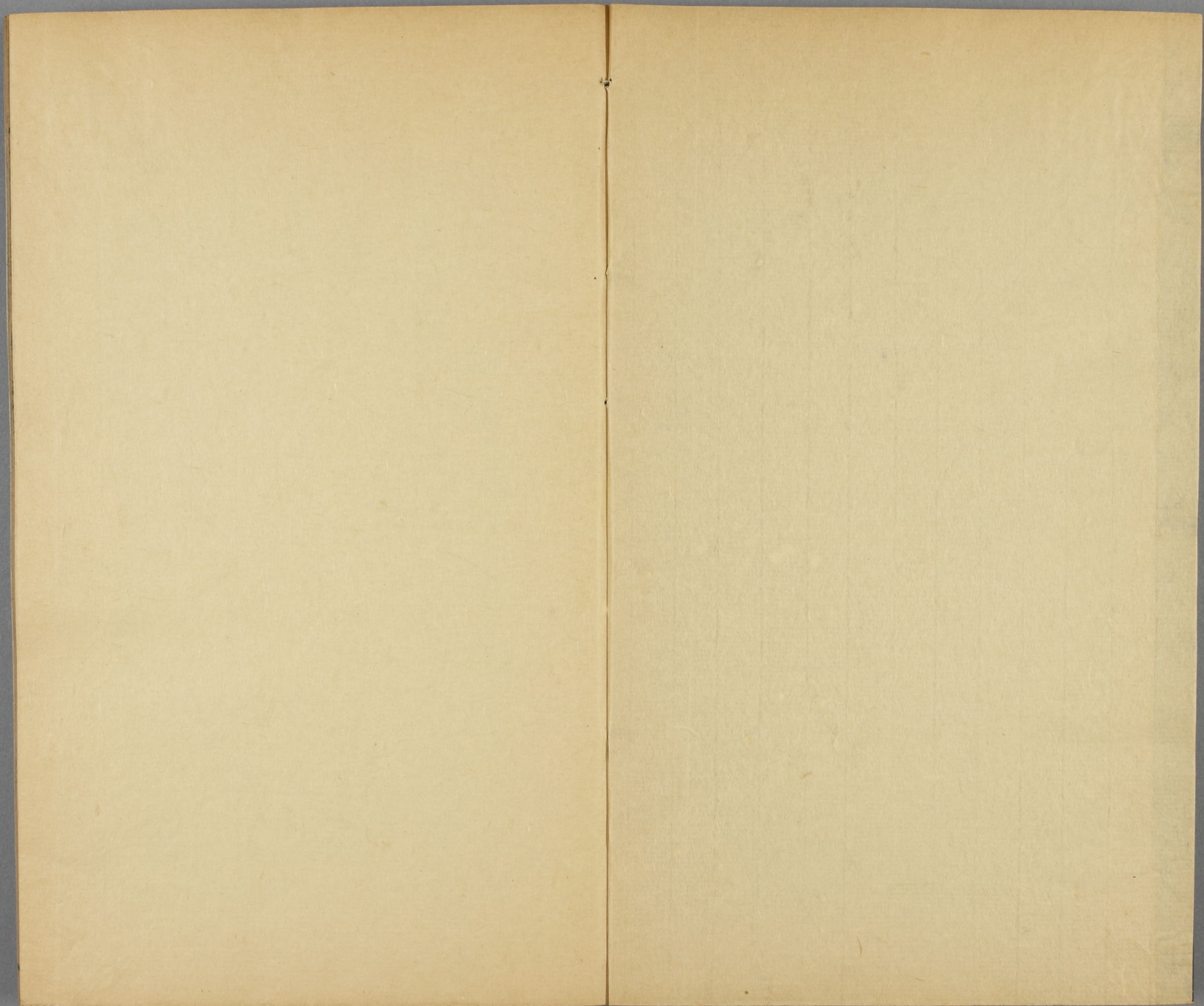


1 3
1973
6





門 43
號 1973
卷 6

徭役

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

民勸矣哉周禮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

周知其數文曰上地家七人蓋一夫受田百畝七口以上授以上等之地卿大夫以歲

時登其夫家之寡辨其可任者其舍者可任者國中自六十以及七十

註七尺年二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註六尺年十

五皆征之其舍者註謂不征者國中貢其賢者能者服

公事者老者均人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

疾者皆舍則公旬用一日春秋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胡安國

焉凶年則無徭春秋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日書新

作南門訊用民力于所不當為也春秋凡用民力得共

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况輕用民力所不

五二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號 27.6.3 雙
藏 書

當為禮曰凡使民在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孔子曰張

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

文武之道也孔子因子貢觀蜡之問而以弓喻民以答之魯定公問於顏回

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

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

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

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

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異大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

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

矣願少進乎回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鳥窮

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無危者也已上集羣書

昔古公作臯門而民不怨文王經靈臺而民子來蓋以

佚道使之故民樂為之用也後世溝宮而民潰梁伯好

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滿公宮平公築臺而妨農

日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左傳襄十八年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

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不許絳縣之老

亦令與食左傳襄三十年晉食與之城杞者絳騎跂之

走亦使畢行國語發卒敝可謂窮其民力矣及秦一歲

屯戍一歲力役月為卒更巴復為正征役何其重耶凡

十倍漢有亭長三老嗇夫一漢十里一亭亭有一長十亭

亭者率無定秩積其功勞而推遷雖上至二千石無限

也而役民則以二十三而傳五十六而免一歲為衛十

習射御馳射二十而役五十六三老之舉者勿繇戍舉

而老傳謂暮各籍公徭役者也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

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縣以事相教復勿繇成

制孝弟力田免役景帝始制九十一子免役天下始得

稍安未幾武帝有七科之謫有罪無命贅壻賈人故有

昭帝有三更之法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

役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顧更錢次出者出錢

顧之一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之人皆當戍邊三日雖

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至蓋寬饒

之子親自戍邊蓋寬饒次公為司隸子常吳王濞之民

獨皆平買吳王濞以銅錙利百姓而役法大壞矣晉之

邊郡新附而無名之口頗多魏邊郡新附多無名戶朝

宣帝帝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蜀之荆州既平而著籍

棄之宜弘大綱則自然安樂諸葛亮曰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少焉平

之民獨少居調發則不稅何以為鎮今國中凡有游戶

皆使自實因錄皆因亂而規避者也於是宋有限年之

以益眾可也制十二年為半役齊有九等之戶富者損其資周有二

制十六年為全役十六年為全役貧者勞其力

五十四

旬之役

豐年增一旬凶年減一旬

隋末賦役煩數人多折支體以逃

役

隋末賦役重數人往往自折支體謂之福手福足

唐興禁之而折衷於租庸

調之法歲役二十日

歲庸二十日閏加二日為庸日課絹三尺免庸加役二十日免調三十

十日免

六十而免役

唐制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歲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

優恤之政亦彼善於此矣自楊炎為兩稅而租庸調之

法皆括於中數年後免備既納差役如故民將何以堪

耶雖武德之先已有量產之制

唐武德中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為三等九年詔

為九等每差科先從高等開元後戶籍久不更造德宗時炎為兩稅以貧富為差商賈稅十之一與居者均後

宣宗之世復有輪差之詔

宣宗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

作差科簿每有役事委令輪差

而戶籍久不更造差役亦未必均矣宋

初循舊制用差役

循舊制衙前以王官物里正戶長鄉

捕盜賊承符從官下至雜職院虞候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差

建隆二年有差役不平

許民自相糾與之詔太平五年有上四等戶充役下五

等戶並免之詔

京西轉運使程能上言諸道州縣民事

路轉運使差官定為九等上四等戶令充役下五等更並與免詔令轉運使躬親詳定勿復差官

仁宗

置五等之簿

至和二年四月罷諸路里正衙前先是知

并州韓琦言州縣生民之苦無重于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剝尤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下謂自今罷差里正衙前只差鄉戶衙前令轉運使將遂州軍見勾到里長衙前人數立為定額令本縣令佐將五等簿

于一縣諸鄉中第一等選上戶為之。三年一替。于是下
 京畿河北河南陝西京西轉運使相度利害而皆謂韓
 琦所行五則之法。知制誥韓絳言請行鄉戶五則之法
 力從多至少置簿排定戶數分為五則遂更著淮南兩
 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分頒行之其法雖遂路小有不
 同然太率得免里正亦庶有優民之意矣。後役法之議
 起於李戒。成都進士李戒投書余靖謂民苦役不苦重
 知成都戒以此獻之。大以為然。帝即位絳言害民之弊
 無甚差役望詔中外具利害以聞。詔曰州縣差役甚重
 勞役不均其令逐路條析以聞。役法之議始乎此。
 顧法之行決於荆公。熙寧元年吳充
 言當今鄉役之中衙前為重民戶被差之日官吏籍記
 好節之類皆計貨資產以應須求至有家貲已竭而逋
 負未除民間規隱重役土地不敢多耕以避戶骨肉不
 敢相聚而憚多丁望擇臣庶所言利害施行詔送中書

及絳與安石言安石楊繪言其難行者五。楊繪言一民
 以為善顧法遂決。州奸細難防。三田稅多少不同。四耆老
 非人盜賊難止。五專典顧人失陷官物。劉摯言其為害
 有十。溫公亦言其有五。害而荆公不顧也。司馬溫公論
 役法五害一
 上戶年年出錢無有休息。二下戶不充差役。令一例出
 錢。三召募浮浪之人曲法受贖。盜用官物。四農民所有
 不過穀帛。今欲輸錢不免賣耕田牛具桑。募役之法復
 拓五。提舉常平司廣積寬剩。希求進用。募役之法復
 行於熙寧之四年。募役法令人出免役錢官戶女戶單
 丁未成丁而免役者亦出助役錢皆
 定也。手實之法復行於熙寧之七年。七年惠卿行手
 實法言免役出
 錢不均。出于簿書之不善乎。手實者。令
 人具其丁口田畝之實也。隱落者。詐告
 與顧役相表裏者。司馬公當國始悉罷之。然蘇軾別差

役之利害。曲中事情。蘇軾謂司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善。招歛民財。十室九

空。錢聚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于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奸。此害之輕重。蓋畧

等矣。光曰。如何。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今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能長征而復。民兵蓋

未易也。光不然之。軾曰。昔韓公刺陝西。義李常言二法。勇公爭之甚力。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李常言二法

之隨宜。亦為公論。李常言上戶富安。下戶虛之。富安則一法治也。輒求差助二法。隨時

所立條敘以行。更望之有司。若蔡京之反覆。吳蜀之

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荆公溫公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荆公主顧役。溫公主差役。蘇內翰范忠宣溫

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為未便。章子厚荆公門下士。復以顧役為未盡。內翰忠宣子厚。雖賢否不同。皆知南北風

俗。所論甚公。各不私所主。蔡京者。知開封府。用五口限改顧為差。至政事堂。白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

慮法之不行。紹聖初。子厚入相。復議顧役。論久不決。京白子厚曰。取熙豐法行之耳。尚何講為。子厚信之。顧役

遂決。蔡京前後觀望。反覆。賢如溫公。師中之希旨。李師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耳。師中之希旨。中知

河南府。令民出錢免役。師中率先。真小人耳。何足與議。法哉。後買田助役。行於處州之松陽。乾道二年。臣僚奏

役之苦。隨役戶多寡。輸金買田。給田戶。役行於浙西之遇當役者。以田買之。名曰義田。給田戶。役行於浙西之

一路。淳熙七年。王希呂等奏。昔蘇軾有給田募役之請。臣復觀浙西一路。有公田百萬餘畝。乞均給諸郡

以充。皆有便於民者也。嗚呼。北山之刺。幽王役使不均。義役。東國之詩。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役之不均者也

焉。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或讀書而為免。白履中拜朝散大夫。人謂曰。子素貧。不

沽斗米。正帛。雖得五品。亦何益。履中曰。或讀書而為免。白履中拜朝散大夫。人謂曰。子素貧。不

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縣或中試而給復為免今終身高臥寬徭役豈易得哉魏氏武卒衣三屬甲操十二石弩負矢五十置戈其役上自帶贏三日糧日中而趨百里中式者復其戶

之困人者也我國家量口以計其丁田取資以權其輕重固無不均者矣勞於公者復其家廢於疾者免其力困無不因人者矣觀之憲綱從公黜差周而復始不得放富差貧諸司職掌十年一造黃冊其等例依資充當大明會典五十一以上一子應當役而無田者許代之祖宗之法亦為厚矣已上事蹟考

古者之民官所養也故役法皆民之樂趨後世之民養官者也故役法非民之所便國家之制匠有班銀矣民有丁糧矣又於正糧之外每年加耗若干以取其免殺錢矣我祖宗之意固不欲更役之也今州縣雜役事不可已每年既編民為里役又編民為均徭夫身本受役者也今既為身而出糧田本出糧者也今又因田而起役宜乎百姓之日窮而逃流之不復也又力役之征豪富者或暫可以支持而貧困者亦得以幸免惟中產之家差之所及不得以言貧而力之所出實難以供役數年之畜不足以供一旦之費而產垂罄矣豈可不思

所以寬恤之乎。竊計嘉善一縣田凡六十萬餘畝。爲里二百有奇。大約計之。一里不下三千畝。今當每田十畝出膏腴田一畝以充義役。一里十甲中可得田三百畝。凡現年里役只以田一百畝與之收租以充役百畝之田。自完糧之外可得銀三十兩足敷一年支用矣。倘偶有不足。先就甲中大戶支給。再不足。次及小戶。不得一槩混擾。均徭亦撥百畝與之。凡士夫例當優免者。給以所儲之銀。甲有重役。計價支關。餘銀或聽用或分給外。餘一百畝。卽贍每年糧役之費。有輪當糧長者卽與之。

或虧或贏。任其自處。如此則十年之內。自完稅外。更無

別役而破產者必寡矣。已上私評。儼按義田助役固

不可言者。夫田主無逋租。以其田皆已贖市。而佃戶不得爲他辭也。今謂之義用。則田無定主。人易生奸。里長自催。則頑戶聽其剝啄。而不顧若歸諸官。而收以給役。則不謂之租。而直謂之重稅矣。拋荒流徙。勢所必至。要在人斟酌而善行之耳。

救荒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散上積。二

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役。五曰舍禁。合山林川澤之禁。六曰

去幾。關市不幾察。七曰省禮。凡有禮節皆從減省。八曰殺哀。凡行喪禮皆從降殺。

九曰蕃樂。閉藏樂器。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十二

曰除盜賊。遣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下文云鄉里之

艱阨門閭之委積以待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康人

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掌九穀數以待國之匪頒。下文云賜稍食以歲之士

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

王殺邦用。丘氏曰。按周禮十二荒政。是國家遇荒之時。救濟之法也。遺人所掌。是國家常時收諸委積。以待凶荒施惠之法也。廩人所掌。是國家每歲計其豐凶。以為嗣歲移就之法也。司救以王命施惠。

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春秋襄公二十有四

年。大饑。穀梁赤曰。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兼

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

榭不塗。弛侯。延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禮曰。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荀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堵也。窟窖也。倉廩者。財之

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以差等府

軍者。貨之流也。已上集郡書

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天災流行。聖君不免而

德政既修。卒不至為民病。斯可貴矣。春秋之時。王政既

衰。秦人乞糴於晉。魯人乞糴於齊。或析骸以爨。或就蒲

而食。越大夫種曰。今吳大荒。其民必移就。黔敖糜粥之

惠。漢獻帝因之以濟白骨。漢獻帝興平元年。穀一斛。五

食。啖白骨。委積。帝使御史侯文出太倉米豆。為饑人

作糜。經日而死者無數。帝疑賑恤有虛。乃親于御座前

量試。作糜。李愷平糴之制。耿壽昌祖之以設常平。魏李

乃知非實。羅法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

羅之。故雖遇饑饉。糴不貴而民不散。漢耿壽昌請令邊

郡築倉。以穀賤時。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則減價而糴。以利民。名曰常平倉。先王禁酒酤

蜀大旱。先王禁酒有釀具並坐之。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麥熟如初。二年。而後或有醉人爲瑞之語。隋文泣獻尊。而饑復禁酤。

後至有天子逐糧之謹。他如開皇之義倉。隋開皇五年度支尚書長

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貞觀

之金帛。唐貞觀二年遣使賑恤。民鬻子者。出金帛贖之。周世宗之以粟貸民

五代周顯德六年。淮南飢。世宗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猶子也。女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者。豈責其必償也。

宋真宗之乘傳安撫。大中祥符八年歲歉。民流命侍御史乘傳安撫。發倉

仁宗之恐懼修省。仁宗一遇災變。則避正殿。變服損膳。輒樂。恐懼修省。見于

側。恒哀矜。形于詔令。災所被之處。必發倉廩。賑貸以糶。不足。則轉漕他路。粟以給。又不足。則誘富

人入粟。秩以官爵。災甚。則出內帑。金帛。或鬻僧牒。或留歲漕。或免租稅。寬逋負。休力役。罷科率。薄關市之征。號

山澤之禁。不能自存者。官爲收養。不得其死者。官爲瘞埋。皆遇荒而知警者也。嗚呼。

雍絳無泛舟之役。晉荐飢。使乞糶于秦。秦伯謂百里奚與之乎。對曰。救災恤隣。道也。秦于是

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元嘉無續命之田。元嘉末。青州飢荒。劉善明

家有積粟。開倉以救鄉里。拯鳧庇於王莽將亾之年。莽

百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掘蘆根於更始既敗之日。自更始敗

末年。南方飢饉。人庶群之野澤。採鳧庇而食之。掘蘆根於更始既敗之日。唐天復

後。掖庭宮中女爲閉殿內。掘隴西之竹花。暫也。甲子歲

庭中蘆蕪根。捕池魚而食之。隴西之竹花。結子。飢民采之。春隴西亢陽。民多流散。山中竹皆放花。結子。飢民采之。其米而食。珍于粳糯。其子粒顏色紅纖。與今紅梗不殊。其味尤更馨香。數州之民。皆挈家入山就食之。洛陽之本酪。妄也。王莽時。洛陽以東。米石

千。莽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斯民於此幾無類矣。故汲

木為酪不可食。重為煩擾。漢河南失火。武帝使汲黯視之。還報曰。

長孺矯詔發粟。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

河內傷水旱萬餘家。臣以便。宜持節發倉。員半千勸令

粟以賑貧民。請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開倉。唐員半千為武陽尉。歲旱。勸令發倉賑民。令不從。

會薛元超持節渡河。讓太守曰。君不能恤民。使惠出一尉。尚何罪。釋之。陳堯佐在杭州。則

減價而糶。趙閱道在會稽。則增價而糶。范公不俟朝旨。

范公堯夫知慶州。餓李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

平封椿粟麥濟之。州縣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

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張公特寬鹽禁。張忠定公

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是時歲飢。胃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吏

執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餓莩如此。若塩禁益嚴。則聚

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時爾。仲淹之在浙西。則興

常痛以法繩之。境內卒以無擾。管造以濟眾。景祐二年。吳中大飢。范仲淹鎮浙西。發粟

不恤。范公乃自為條敘。所以宴游興造。皆欲以有餘之

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日

無慮。吳遵路之在通州。則易薪芻以救民。吳遵路明道

萬數。遵路知通州。乘民未飢。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

航海糶米于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為收

置。以為直。糶官米至冬大雪。取以元。朱晦翁之建立社

倉。乾道間。朱文公作社倉于建。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

于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

大。使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共。母則惠足。辛幼安之

以廣。而息遂捐以予民。行之累年。人以為便。辛幼安之

嚴出榜文。辛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只用。以至趙公之

八字。日劫禾者。斬。閉糶者。配。

賑饑。熙寧九年夏，吳越大旱，知越州趙公抃為書問屬縣，所被災者得粟四萬人，千餘石，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或給或糶。富公之救饑，富公彌知鄆又饑，民完城四千一百丈。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蓋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山林河渡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凡活五十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廓中，煮粥食之，聚為疾疫，或待次，救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天下傳以為法。蘇公之療饑，杭州大旱，蘇軾請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牒百，易米以救飢者，又立病坊作館，粥藥劑，遣吏按醫分坊治病甚衆。陳公之活饑，陳文惠公堯佐知壽州，遭歲大飢，公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救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

從之，皆為世所稱者也。我國家於州縣各設預備倉，以為濟荒之本，而祖宗於此尤惓惓焉。洪武六年，有蠲免稅糧之令，十八年，有有司不奏，處以極刑之令，二十六年，有先發倉廩，然後奏聞之令，永樂二年，有量口借給之令，六年，有稅糧塩米各項停徵之令，景泰四年，有有力囚犯，給米賑濟之令，為民之意，固有出于尋常之外者矣。

旱

旱之為言悍也，陽驕蹇所至也。華山之肥遺不能為之

北 華山有鳥名肥遺見 南方之旱貉不能為之先 南方

長二三尺。祖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

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貉。遇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災

消也。出 神異經。北齊之旱。非錄死魃。北齊後主武平五年夏五

尺。面頂 東吳之旱。豈錄木仙。魯般燬墮人。巧淫造化營

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吳地大旱三年。卜日般所 固不

為也。費物謝之。般為斷其一手。其月吳中大雨。 固不

可因祭而斬木。日有事于山。藝山林也。而斬其木。為罪

大亦何必率巫而舞雩哉。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

為求也。荀子曰。日月食而求之。天旱而雩。 弘羊不烹

十筮而後決之事。非以為得也。也以交之也。 弘羊不烹

孝婦誤殺 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孝。 姑告隣人

曰。孝婦養我勤苦。公其無子。 我若久累

無下非奈何。遂自殺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訊孝婦

因表墓天 鮮魯僖之閔雨 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

志于民也。多漢武之乾封。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

天旱意 毋惑乎金石之流。而艸木之焦也。應林璉與岑

乾封乎 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磧消。鏢艸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

蒸之頂。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慰

但觀鄭俠之圖 鄭俠見荆公言青苗之害。不答久之。得

木實以食。俠上疏曰。今天下憂苦。質妻鬻女。父子不保

昔梅法又財。吉既伏誅而准止。杖于私室。細詳術人之用法。如是。亢躓之咎。殆不虛發。太宗大悟。網詳術人之遺書。盛均文粹曰。涪灘歲月。琅曠旱塞。諸陽遷市。不雨。術人能捕龍而躁之。及召術人至。而旱如故。官怒。亟命擒之。術人遁去矣。其遺囊有書一幅。目曰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為天旱。蹇陽時凶。下上祇慎。雖六七歲。黎人不困。為國旱。君道熾。災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為時焉。曷為人旱。邦殿其政。吏賊其行。于里人心。操不為陰。夫天早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早求諸政。政清而俗阜。今貨遊于上。刑黜于下。百姓焦愁。結為狼暑。所謂人旱也。邦守不清其政。而逮龍乞雨。是猶乘輦適海。俯聽經衣之言事。天早上至永乘羊望翼于何可與乎。熙佛寺塔廟。禱雨過天慶三館。起居因駐輦。問曰天久不雨。奈何。或對天數。或對至誠。必有應。一綠衣少年。越次對曰。刑政不修。故也。上顧之而行。歸復駐輦。召綠衣者問狀。對曰。其所守臣犯賊法。當配。左右以親則不配。其所守臣犯

賊不當死。左右以嫌卒死之。上納。則風伯不必訟。韓愈其言。天即大雨。綠衣者。寇萊公也。風伯文曰。維茲之旱。今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監戲。雨震七兮。將欲墜。風伯兮。雲不。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今我上訟。雷分其罪。誰當天加誅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誰爾傷。雷公不必鞭。杜甫詩曰。春旱天地昏。日色赤。而桑林之禱應矣。

蝗

春秋謂之蝻。宣公十五年冬。生。劉歆以為蝻蚘。蚘之始生。又謂之蠛。左傳謂之蝻。桓公五年。蠛。左氏也。傳作蝻。公羊作蠛。毛詩謂之螟。去其螟。螽及蝻。賊無害。我田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註曰。食心曰螟。食葉曰螽。食根曰蝻。食節曰賊。

皆蝗也。或謂其腹有梵字。雜俎云蝗腹下有梵字。或謂其化自魚

子。伯階云蝗是魚子。在水中外化為之。雨於宋而茅茨皆盡。文公三年雨

傳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飛於晉而艸木無遺。晉懷帝永嘉四年幽并等六州

大蝗食艸木。過錢塘而翳日。東坡上韓相書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

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艸木。遇其所落，方奏事而蔽天。

彌望蕭然。此東京餘波及江浙者耳。祥符九年，上出死蝗示大臣，翌日執政有補死蝗以進者，請率百官賀。王正曰：蝗出于災，災弭幸也。又何賀焉？固執不可。于是二府方奏事，飛蝗蔽天。上曰：既非鳳凰，使百官方賀而蝗若此，豈不為天下笑耶？

之食，何亂浙江之濤。若太宗吞之而無害，姚崇捕之而

息災。開元間山東大蝗，姚崇奏出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捕得蝗十四萬石，時廷議詰譴，崇曰：諫雖難，

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盧懷謹曰：天災安

可以人力制，且殺虫多，必戾和氣。崇曰：昔楚王吞蝗而

厥疾瘳，叔敖斷蛇而福乃降。殺蝗有出帝以之易粟。

晉出帝天福間，募民捕蝗，易以粟。平帝以之受錢。漢平帝時蝗，詔使者

者以并。避馬援而入海。馬援為武陵太守，郡連有蝗，援

斗受錢。避馬援而入海。賑貧，蠲薄賦稅，蝗飛入海，化為

魚。隨荆公而過江。荆公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劉

天下嗷七怨相公，惟有蝗至。至九江而四散。宋均為九

偏感德，又隨旌過江東。楚沛多蝗，至遇中牟而不入。魯公為中牟令，飛蝗避境，

九江即四散。遇中牟而不入。魯公為中牟令，飛蝗避境，

守青州時，山東旱，有蝗自青齊入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見雪入地，蝗入地，應于尺

豈亦政使然歟。

水

水之為災也商羊兆之蘆灰止之

淮南子曰女媧積蘆灰以止淫水 喜

蒲令之有備

家語子路為蒲宰為水備修溝瀆以民之勞苦也人與之單食一壺漿孔子曰汝以

民為餓也何以不白于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尔食饋之汝之見罪必矣

笑唐相之獨癡

武后時水冷閉坊門以禳行道者溥不能前恚曰或築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以遣我艱于行

宣防之宮

武帝元光三年春河水從頓丘東南流夏復决濮陽瓠子即鉅野通淮泗沘郡十六至元

光二年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天子自臨决河沉白馬玉璧以祭築宮其上各宜防官

或沉祕景

之符史載禹導河沉 瑞室之頌已矣

何胤築室若邪間山發洪水漂拔木

石此室獨存衡陽王元簡令

坊門之救云何

宋神龍元年大本災

務光上書曰水者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流思天變杜絕其萌夫塞變應天實繁人事今霖雨即需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天道哉必不然矣故里人呼坊門為宰相謂能節宜風雨天工人代乃為虛設

火

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禪竈雖言而不用子產

不禳而自除

左傳禪竈欲使瓘鞞禳火子產不聽及火子產使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

下之人五列登城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玄宜回祿使行人告于諸侯禪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郵

人請川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復災 在武庫而焚孔子

復武庫火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 於城門而死池仲魚

廣韻云有池仲魚城門失火仲魚陳畚具縶之樂喜 災

樂喜為司城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
 奮揭其額告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澆積土塗延大城繕
 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征曲突徙薪之淳于淳于髡至
 徒隧正納郊保奔火所隣家見竈
 直突而積薪在傍謂曰此有火矣即更為曲突遠徙其
 薪又初學記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灶直突傍有積薪客
 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默然
 俄而失火隣里救之得息于是殺牛置酒謝其隣人灼
 爛者為上行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向使聽客
 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
 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度叔貯水而民誦宋璟改屋而安
 客耶主人悟而請之宋璟轉廣州都督廣州舊以竹茅為屋屢有火災景
 居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無復延燒之患人皆懷惠
 立頌以紀其政劉琨叩頭反風理誠難測樂巴因酒為雨事豈
 真迂乎已上事蹟考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熾雲漢之旱飛正觀之蝗人固無
 如天何蠲逋周急減賦紓貧已司徒之征發廩人之粟
 天亦無如人何歷觀古今變故大抵三代而上時則有
 荒年而無荒民三代而下時則有荒民而無荒政春頒
 秋歛國富公儲北博崇墉民多私積不曰旱乎而以無
 瘠告不曰饑乎而以不害聞是故懷山襄陵天自水耳
 而鼓腹含哺堯民不知有水桑林不雨天自旱耳而兆
 民允殖湯民不知有旱故曰時則有荒年而無荒民者
 此也歛窮蓋藏萬室垂罄剝盡機杼一孔不遺豐年且

有啼饑號寒之苦况凶年乎是故閔中告歉則漕江淮之粟以濟之然能行於此而不能行於彼河內被火則矯使者之節以賑之然可用於暫而不可用於久故曰時則有荒民而無荒政者此也夫救荒無奇策但去人之所以為災而天灾自息矣今日人之為災者未易更僕數也釜分玉粒衣竊尚方則食已荒於貂璫襁雞不足碩鼠無厭則食又荒于貪吏魏戍未歛孫竈方增則荒於冗兵軒霍贅員爛羊竊祿則食又荒于冗官是必先有以去之而後荒政可圖也圖之何如亦必責

之仁賢守令而已

已上私評稍用宋策刪改之

夫歲蓄而民病者無備故也酌泉府而寡儲蓄者無政故也古者人盡授田耕三餘一遺人掌委積以待施惠廩人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卒有方千里之水旱民不捐瘠今官無儲積野鮮蓋藏無論三年九年卽一歲饗殞小民能不假貸足乎戶口繁盛之地卽大有秋能不轉他郡邑穀粟以餉乎一不登而更何以支故曰無備也義社預備等倉棋布境內乃折乾以備上官迎送之費而猾胥復陰陽乾沒之穀化為金錢而耗托於雀鼠

按而詰者誰故汲黯郭仲默之開倉入雖募效每掀舌而沮故曰無政也上官報苗必須檢覆文移往復毋致後時幸不後時而課額難虧調停曲處惟存留改折存留之法無異養徂朝三暮四沾惠無幾改折又非舊額毋加價以歛夫折納充數民已不堪准估加銀因苗角利所得甚少其傷實多散帑賑饑九重厚德然饑民散處郊坰報名於閭右之豪出入于奸胥之手曠日持久得失不讐竊謂四民之苦惟農稱最豐僅半菽凶先溝瘠歲荷饑饉當先惠農若將賑銀計畝均給實授秉

耒者而田主冒領必罰或以賑銀抵充賦額停糧不徵而責田主出粟轉貸佃戶小民庶沾實惠耳蓋三老凍餒而公聚朽蠹嬰以知齊之衰道殫相望而女宮溢尤盼以十晉之敗荒賤之條始於天子宗廟鬼神禱而不祀平決獄囚停止造作汰浮靡之費放無用之獸此救荒常法奈何不一舉行以見憂於百姓乎救寒者雖有楫袖累千不如洪鈞一轉廟堂畧加樽節勝有司補苴多矣儲畜之法不必如賈誼募民屯種也不必如晁錯募民入爵免罪也但就今之贖緩責其實而郡邑

令監司歲可積五千石以上。嗾使者布臬所積尤多行之十年足備一年之賑矣。夫民饑得粟數十卽活今以供饋遺是饋者以數百人生命結人一朝之歡而受者嬰數百人之命以去奈何不思之泣下也。人以行政政以修備其在親民賢令乎。

錢諸

管子曰。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

桓寬曰。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巖山之銅。鑄幣以贈其民。而天下稱仁。已上集羣書

按太公立九府圖法。圖卽錢也。九府。周官有太府。天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幣。職金。皆掌貨財官也。而錢之制始定。其後周景王更鑄六錢。而穆公有子母相權之說。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諫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于是乎

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
 之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
 亦不廢重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今王廢輕而作重
 民失其資能無匱乎王弗聽卒鑄大錢文皆曰寶秦
 錢質如周而文曰半兩漢高始鑄榆莢錢未幾高后有
 八銖之變文帝又有四銖之改惟武帝五銖之制輕重
 適宜厥後蜀之直百先王初拔成都軍用不足劉巴
 日但當銖直百錢平物價從之吳
 之當千晉之比輪陳之六銖梁之兩柱此皆失之太重
 魏之水浮風飄鵝眼宋之繩環萊子符葉晉之四分沈
 郎隋之裁衣糊紙此皆失之太輕唐興初行綫環錢其
 制輕小武德四年改鑄開通元寶今俗訛與漢五銖相
 呼開元

表裏後世皆可行者也夫何肅宗又以一而當十重
 之錢又以徑寸者當十二寸二分者當五十終唐之世
 經用不給則請鑄兵役不支則請鑄而直當之弊不免
 矣宋置鼓鑄之地於諸路嘉祐行楮二之令崇寧行當
 三之法消錢為器者有罪漏錢出界者抵死自王安石
 一弛其禁而國用日耗其罪可勝言哉錢重難於挈運
 而民利於楮之交易於是楮以代錢自周禮以官府
 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傳別而楮之原已開傳
 者券書也稱謂貸之以物責謂責其別漢武造白鹿皮為
 所償民間私相假貸藉此以為符驗

幣而楮之用已兆

漢武公用不給。造白鹿皮為命。或為龍。或為馬。或為龜。各貴其直而不素。

特為王侯宗室朝覲薦璧之需。而非專為民間之所用也。後世因之。唐憲宗有飛錢。

憲宗令商賈至京師。婁錢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以取貨。號曰飛錢。宋太祖有便錢。

許商人入錢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日便錢務。真宗因張詠質劑之法。而置交

子之務。

張詠患蜀人鉄錢重。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一界。謂

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民人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寇賊守蜀。乞廢交子。轉運使薛田張若谷

議廢交子。則貿易不便。請官為直。務禁民私造。詔置益州交子務。高宗以來。東南有會

子之設。而直以紙為錢矣。金元承之為寶鈔。至元鈔一

貫準中統鈔五貫。是方尺之楮。直錢五千文也。至人鈔

一貫文準至元鈔五貫是方尺之楮直錢五萬文也求

其實賤得中而可行者必也宋之天聖元之中統乎上已

集萃

書

按鑄錢以年號為文始於劉宋孝達之時宋自開寶每

更一號必鑄一錢我 聖祖未建極之前即創大中通

寶既登基之後又鑄洪武通寶。列聖相承皆設寶源

寺局鼓鑄與歷代銅錢兼行楮幣前代皆用紙為之而

印文書於其上金元則以桑皮就造為鈔而印以字紋

我朝則用諸生課蒙印 迺特設寶鈔提舉司申之以偽

羣書備考 卷三
造之禁嚴之以不售之法然錢在天下有行有不行而
鈔則絕不以之貿易蓋造於上者有出而無納行於下
者有蔽而無用勢使然也 已上私評

屯田

自漢文帝從晁錯言募民徙塞下而後世屯耕邊塞之
事始此矣宣帝時趙充國擊先零羌乃以殄滅為期罷
騎兵屯田 充國謂乘塞列隧虜大攻不能為害而又有
山阜可以望遠有溝塹可以限隔有營壘可
以休息架木以為譙望聯木以為排柵時出遊兵以防
寇掠如是則屯耕之卒有所蔽而得以盡力於畝畝也
漢末諸軍並起率乏糧穀曹操從棗祗請募民屯田許
下得穀百萬斛諸葛亮斜谷伐魏分兵屯田為久駐
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司馬懿伐吳用鄧艾計
且田且守歲完五百萬斛晉羊祜鎮襄陽懇田八百餘

項平吳之後杜預修召信臣遺迹激用滄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唐開軍府以捍要衝因隙地置屯田元和中振武軍饑李絳請開營田乃命韓重華爲營田使出賊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凡懇田八百餘里宋淳化中以何承矩爲屯田使黃懋充判官於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懇田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神宗時詔以防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專稼政孝宗時張闡言兩淮歸正之民使耕荆襄爲便元時虞集言京東瀕海空聽富民受田能以萬夫耕者爲萬夫長千百如之十年

不廢得以世襲至政時丞相脫脫以京畿近水召募民人耕種歲得粟麥百萬餘石我朝之制就於衛所所在有前曠之地分軍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守蓋以十分爲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遇有倣急朝發夕至是于守禦之中而收耕獲之利其法視古爲良近矣

李文清曰邊計最重且急者莫如屯政矣國家九邊之地肥沃可種者悉爲屯田甲楯之所棲耒耜之所事綿亘數千里於焉耕耨於焉捍禦蓋卽古寓兵於農之遺而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唐元振韓重華諸臣之

所嘗收其利者二百餘年。聖明憂勤於上者碩擘書於下將臣經畧於外謀士講求於內則惟屯政為孜孜顧其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否非壤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也。高皇帝閱海運之艱詔羣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獻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既寧撤守閑士卒僅僅備譏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沁州民若干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錠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并樹桑棗柿栗隨地所宜士雖不足

而足於桑棗柿栗矣地利如此其盡也。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為市牛鑄器至欲廣屯於遼陽而遣人徵牛於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空士不拘土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謂將領能時時勞問屯士所苦誰不感奮勤力軫恤如此其殷也以寧夏積穀獨多降勅諭獎總兵何福激功如此其明也。仁宗念所司以征徭役擾之令毋擅役妨農爰養如此其至也。宣宗初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則遣人勘實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選老

成更令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入歲豐邊土一切用度多以粟易於是令戶部灌輸貿雜多至二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四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蓋其立法也周故人便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奮其取利也緩故利集卽所稱湟中渭濱涼州振武之事不啻過之胡不及焉乃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爲莊田空閑之區咸歸邊帥

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論者矣有墩堡不修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能耕如梁材所疏者矣有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侈用以管屯爲職者優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憑信薄書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矣則有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今日覈地明日徵逋輒起正德中寧夏之變卒令地荒饑竭邊民凋瘵且叛漢而入胡如王燁所陳者矣恬熙旣久因循弛廢日復一日邊境蕭條沃壤盡棄芟粟

不繼。士馬不肥。控運例銀所廢不貲。而度支亦告匱矣。議者或欲令各邊撫臣選廉幹吏闢荒蕪。革豪斂。覈乾沒。修亭障。遠斤堠。每歲終以聞部。臣分別上請。明示勸戒。或欲召募開墾。及令軍民自種。量徵其稅。或以爲利歸於下。則人樂趨往。時爲邊帥豪戶種田。不荒蕪而公糴亦紛紛請勸。適生厲階。夫與膏土沃田。鞠爲茂草。孰若捐以與人。請明詔有能開種者。悉與爲業。毋有所問。或以爲自鹽法折納。商不赴邊。而屯政遂與俱壞。欲復屯政。盡令商輸粟於邊。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而塞

下自實。蓋諸議之指。大都任人廣募。薄征。緩取。而鹽法與屯田相爲維持。鹽法之復。尤不可以不亟也。夫欲令農狎其野。穡人成功。積農於垣。士蹙於伍。內有無費之利。而外有守禦之備。以振威生。氣制戎。撻虜。其唯屯政哉。

鹽法

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洪範水曰潤下作鹹。周禮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供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

利于地不

凍治者取其自然即玄酒明水之意

散鹽

熬於波者取其治冷四海能致遠物

賓客共其形

鹽象虎示服猛也

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

今成益味甘

后及世子亦

如之。當是時以下貢上資食用而已。未有征權也。自管

仲始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

計其鍾釜而給之。于是伐菹薪煮海水。令北海之衆母

得聚庸而煮。鹽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孝昭

時問民疾苦賢良文學之士以罷鹽鐵官對。桑弘羊難之以爲此國家大業。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孝元時嘗罷其官。三年仍復。北魏時於河東鹽池立官司以收稅利。孝明罷之。唐劉晏爲鹽鐵使。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官闈服御軍餼百官祿俸皆仰給焉。宋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而後世召商中鹽之事始此矣。

丘文莊曰。我朝於天下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鹽課各有定額。祖宗以來。鹽司每歲收貯

歲課存積在官。客商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近因邊儲急用。增直召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卽與支。給謂之存積。鹽存積旣興。常股遂歉。支者日多。而積者日少。遂使今日之存積亦無異于前日之常股。商賈待日久而支出難。其利微矣。竊惟今日之鹽最得利多。而濟國用者莫如兩淮。兩京之間行鹽地方。比他運司爲多。而皆民物繁庶之地。劉晏掌國計。天下之賦鹽居其半。蓋全資此地也。嗚呼。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害。見利所在。豈能禁遏之。使其不趨赴哉。禁遏之不止。則爲之

嚴刑刑愈嚴而害愈甚。唐之黃巢王仙芝元之張士誠輩皆販鹽之徒也。愚有一見可以弭異日之害。救前日之弊而足今日之用者。莫若行漢人官給牢盆之法。任民自煮而不征其入。豫令灶戶將欲煎鍊。先於該管官司告之。官給以券。其所煮之盆定爲尺寸。每盆煮鹽以一引爲則。其盆皆官爲之鑄。非官給者不許用。亦所得鹽錢貯於運司。每歲具數申戶部。以待分派各邊轉運常平司。收糴米粟以實邊儲。此法既行。不必追徵於灶戶也。不必中納于商賈也。不必官自賣也。不必官自煮也。

也。非惟國家得今日自然之利。亦可銷他日未然之害矣。以此先行于兩淮。俟其果有微驗。以漸推行于兩浙。山東河間焉。若夫河東之池。塩川滇之井。塩福建之晒。塩或仍其舊。或別爲處置。又在隨時斟酌云。

李文清曰。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計之虛實也。今天下稱邊計最急。蓋數十年來。謀臣借箸計司持籌。曷嘗不孜孜邊計也。而邊計猶然虛也。則鹽政之舊未復也。愚考國初置轉運提舉爲鹺司。而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東閩越。蜀滇與夫鹽井。龍州司。

雅州所。海北靈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煎有竈。貯有倉。課有額。行有方。當其時。歲召商開中。入粟實塞。下塞下粟。無騰價焉。則邊利也。令商自為辦。而國不聞輸將之費。士飽馬騰。扞圉強國。則國利也。蓋洪永間。鹽一引。所輸銀八分耳。粟二斗五升耳。至輕也。所司聞俗無留行。商人且輸粟。夕受鹽。券交於左。筐盈於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請給悉絕之。諸私鬻阻乳者。論死。至嚴也。竈丁給鹵地。給草場。額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其雜役。至厚也。有餘益。則官自出。

鈔收之下。以資灶戶。上以攬利柄。至周也。蓋國家蹇政。操縱有權。調度有法。公平正大。嚴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國足而邊亦足。稱美善已。乃常股存積之設也。自正統中始也。常股七分。以為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價開中。裁次放支。是居貨罔利。則非體也。乃輸之不粟。而銀也不之塞下。而之離司也。自度支葉洪始也。取目前之近利。忘久遠之大計。遂至邊諸資於內帑。商跡絕於塞垣。卒然有警。倉皇召中。類多觀望。即有至者。所入甚寡。坐令儲蓄外空。則非計也。乃私賈之開也。

目弘正開始也。或勲威恩賜，或權倖請托，皆予以餘鹽。容其夾帶，而復有各年夫盡名曰零鹽，有剩餘堆積，名曰所鹽。一以供權要之報中，侵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乃商之困也，自守支始也。次同貫魚繁，同積薪，有數十年老死不得給。至今兄弟妻子代支者，則非便也。乃灶丁之困，自總催始也。場蕩歸其兼併，鹽課爲其乾沒。灶丁不過總催一備而已，分業蕩然，丐貸爲生，欲無逃，不可得也。乃額鹽之滯也，自課重始也。彼一引所輸銀至七錢五分重矣，而且有配支有賣高，有科罰，有勸借。

費殆不支，是以鹽價涌貴，而人競趨私鹽，欲正課無滯，不可得也。乃私鹽之行也，自不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積而無所售，則灶丁困，乃曰：挾餘鹽者，絞貨私鹽者，絞將能行乎？行之而必，則灶丁捋腹以斃，不然，卽爲變行之，而不必欲餘鹽之利，不爲奸人橐中裝，不可得也。今江淮間鹽徒高檣大船千百，爲聚行，則烏飛止，則狼踞，殺傷官兵，近方見告矣。以今四方綱維不弛，微察有加焉。猶曰：如是有如一方有警，如此曹者，乘變而橫擊，吾何以弭之？故鹽政之不修，愚

恐其患不獨邊計且移之社稷也嗟乎利弊之源洞若
觀火。祖宗之法顧若畫一。藉令在事者深考而善提
衡之何有於區區鹽政哉愚謹考其始末詳其變遷以
俟司國計者鏡焉。

馬政

易曰利牝馬之貞又曰乾為天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
為駁馬。說卦胡一桂曰乾為天而貫四時純陽而健為
馬在春為良夏為老秋為瘠冬為駁取象無所
不包不可與諸卦例論吳氏曰馬加良老瘠駁四字以
見純陽無陰異于震坎之馬也良為純陽健之最善者
也老謂老陽健之最欠者也瘠謂多骨少肉健之
最堅強者也駁馬鋸牙食虎豹健之最威猛者也。又曰
震為雷其于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蔡淵
動于下故為雷氣始亨故於馬為善鳴陽在下故又為
馵足為作足陰在上故為的顙的白也而顙在上也詩
所謂白顙傳所又曰坎為水其於馬也為美瘠為函心
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徐幾曰三畫之卦上畫為馬顙下
畫為馬足中畫陽故為美瘠為函

心。上柔。故又為下首。下柔。故又為薄蹄為曳。書曰。司馬掌邦政。軍政莫急于馬。故以司馬各詩曰。秉操也心塞實淵深也駮馬七尺以上為駮牝三千衛風美也

也。吉日首章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

神也。言田獵將用馬。魯頌駟篇曰。思無疆。斯馬斯臧。頌力。故以吉日祭馬祖。公也。其詞曰。駟駟牡馬。在柙之野。薄言駟者。有驕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斯馬斯臧。記曰。問

國君之富。數馬以對。周禮馬質。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價直。掌馬質馬

量三物。量其材質之。高下而知價。一曰戎馬。供武事。二曰田馬。供田獵。三

曰駮馬。下材而供。兄事者。皆。有。物。價。材。有。美。惡。網。惡。馬。馬。不。羈。者。以。索

維之禁。凡受馬於有司者。謂校人之屬。受馬者。書其齒毛

其奔走。凡受馬於有司者。謂校人之屬。受馬者。書其齒毛

與其價。馬歲則旬之內更。受馬在十日之內。者償之更償也。旬之外。入

其馬耳。以其物更。十日之外。馬死者割其馬耳入官。見其。實。死。就。以。其。皮。肉。筋。骨。來。償。不。計

償。其外否。又十日外則不償。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

之行。則以任載之輕重。道里之遠。若有馬訟則聽之。有

近別熾之以齊其勞逸而後行。馬之訟。則聽其曲直。禁原蚕者。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蚕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蚕為傷馬也。

三代即戎。或乘驪。或乘騶。自茲而降。綿歷至漢唐間。或

勒十八萬騎。而威鎮匈奴。或以十二郡之騎。而大破單

于。縱突騎以擊。則勝王郎之師。遣騎襲其後。則破先零

之兵。以騎三千。足以蹀血于虜庭。以騎五千。足以追斬

于龍仙。是豈不資國馬以為強耶。使居于邊閫者皆良將賢帥。則即吾之金城湯池也。環于營壘者皆勁卒利兵。則即吾之莫邪于將也。用之以攻。則若風雷之震物。焉用之以守。則若虎豹之在山焉。將見回紇下馬而羅拜矣。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矣。符秦鐵騎自此而摧斃矣。北貊泉騎自此而來助矣。尚何馬政之足慮也。已上集群書

虞以畜馬之責。委之伯益。周以芻秣之式。掌之六官。而其屬。則有按人。掌王六馬。有庾人。掌十二閑。趣馬。齊其

節。巫馬治其疾。馬質平其價。牧師掌其地。圉師主其教。

圉人供其役。其法詳矣。厥後鄭有小駟之稱。小駟乃鄭人獻晉者

晉侯乘之。與秦戰。以不服。魯有駟篇之頌。秦非子汧渭

之蕃息。造父之後有非子。居大丘。善蓄養。周孝王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封之秦。衛文

公駮牝之三千。周之季世。循若是其盛焉。漢初民出筭

賦。以備車馬。武帝千口賦錢人增三錢。以備車馬。昭在帝元鳳二年。令郡縣今年馬口錢。

官則京師有天子六廄。日未央。承華。駒駘。騎馬。路軫。大廄。馬皆以四太僕掌。與馬未央

等。皆其在民。則於內地勸民養馬。有一匹者。服卒三人

屬官也。居閑則免三人之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於邊塞。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

居塞則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見貨殖傳於時內

郡之盛則眾庶有馬。阡陌成群。漢初鑄錢。馬至疋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驂駟。

註謂無純色之駒。將相或乘牛車。至孝武時。眾庶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牝牝者。擯而不得會聚。邊郡

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六年。匈奴入上郡。取苑馬。武

帝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元帝初年。亦省苑馬。以賑困乏。武帝征伐四夷。馬大耗

之。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

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盛難矣。又令民得畜邊

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畜者難矣。

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功臣表黎頃侯召奴有

以民庶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

則籍民馬以補車騎。漢武太初三年籍邊郡不足。則發

酒泉騾駝以負糧食。武帝太初三年。則漢之馬政已不及其初

矣。唐初得突厥馬二千疋。遺劉文靖求之。又得隋馬三千於赤

岸澤。徙之隴右。令太僕張萬歲葺其政。自貞觀至麟德

中。四十而有馬七十餘萬。疋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牧

馬死失者十八萬。開元初以空名告身。易馬于六胡。三

四千九百九十。四匹。與一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復蕃息。安祿山陰

將擊將軍。選勝甲馬歸范陽。而肅宗收兵。乃詔百寮。以後乘助軍

則馬之畜牧以資敵耳。厥後代宗括民馬為團練馬。

代宗

欲親擊虜。魚朝恩乃請樓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日團練馬。

元和間又以絹市馬。

元和

十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一萬。市馬河曲。

而坊地廢置不常。馬亦無復曩時

之盛矣。

萬歲始置四十八監。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

千頃及。厥後水草映田。旋以給貧民。及軍吏。幾

甚眾。又以蔡州牧地為隴陂監。又置臨漢監于襄周牧

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即位。岐人叩關。詠茂貞

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于民。按唐初府兵之制。當給

馬者。官與其直。周歲不堪戰者。許其鬻賣。宋太祖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

放之地。分遣中使諸邊州。歲太宗時以京馬分牧于諸

州。太平興國四年。詔市吏民馬十七萬匹。是歲平太

原得馬四萬二千餘匹。因馬充物。分置諸州牧養。真

宗又置駢驥院。皆總之以群牧。領之以守倅。牧養于官

者也。神宗朝。牧馬漸蕃。神宗即位之二年。天下牧馬。言

者爭請以牧田賦民。而諸監漸廢。計五十畝。牧一馬。餘

及王安石保馬之法行。賦農民以牧地。散國馬于編戶。

而而公私俱困。哲宗嗣位始罷保馬之法。于是市之夷狄或易以布

帛。或易以銅茶。南渡後雖嘗置監于餘杭之南蕩。而江

浙間馬無所展。宋之馬政不復振矣。我朝在內有御

馬監。掌天子十二閑之政。其牧馬之地。則有鄭村等草

蕩。其飼秣之人。則有騰驤等四衛。國初都金陵。設太

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凡兩
淮及江南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
政則屬于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若縣。添設佐貳官一
員。專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于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
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
一監二院。馬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
以給邊方之用。又于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番
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已上專蹟考
前輩謂賦之于民。不若貨之于邊。貨之于邊。又不若牧

之于官。今國家兼二者而用之。其牧于官者。卽唐四
十八監。宋十八監之意也。然監坊故地。多被權嬖奏討。
或爲臯庄侵佔。弘治間。雖嘗清理。而因循欺蔽者。不能
盡無。以致牧地日蹙。而孳息未蕃。愚思孟子言百畝之
田。可贍八口。今地一頃。而牧馬不能二匹。宋人亦謂養
一騎士可贍
步卒五人當差官踏勘舊牧地。果有膏腴。可樹藝者。不問侵
佔未佔。俱發民爲業。量起徵科。以助芻秣。另擇山林原
隰難耕而宜牧者。置爲牧院。如此則所征之芻秣。可以
資飼養之。不周。而所置之牧場。亦可免勢家之凌奪矣。

其牧于民者即王安石之遺謀也但宋人保甲養馬省
 願者聽及以官馬給之既免其糧草復免其他役今日
 則論丁養馬丁及教者與之不及教者足諸他戶不問
 其願與否也糧草戶役征輸如故既為身而差復為馬
 而役既供芻糧以給公家之用復備芻秣以為官馬之
 養其害比宋為甚矣夫養馬之令生必報教死必責償
 一馬之斃未償而後馬又斃前歲之生未俵而後歲又
 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死者日繼而賠償無已民何
 以為生乎順天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為甚人當悉牧

之于官不然亦宜優為之制如一家養馬一匹當盡蠲

其雜役量充其糧稅

國額不可減則以折免者均攤該縣補之

周禮特居四

之一

特牝馬也

今當倣其法凡牝馬四則牧馬一

官牧亦當如此即

以此五家為一伍一伍之中歲止責其一駒

除牝馬外一家八年

出二駒

母馬過十二歲即委之十養馬之民聽其鬻賣不

責其直而復給以新馬四伍為社五社為甲甲有長歲

一問其肥瘠繇是而斃者責其償止者課其八庶無損

于官而稍寬於民矣又官馬民馬凡有征行給于騎士

須先盡強壯者後及次者皆書其姓名體質及王者名

瘠弱者勿以給非惟行陣有誤而偶致損斃恐累軍賠
償又凡給馬有損當依周禮甸內則償甸外則否之意
勿泥今律成損並不准除之文蓋軍人貧困固有賣三
子不足以償一馬者何可不諒也雖在甸內而馬有奇
疾不救衆所共知者惟取同伍保助以皮尾入官而已
雖在甸外而飼秣不常并時馳逐凌虐致死爲衆所共
知亦審其情而責其償不可盡泥也若今之茶馬司之
置以無用之茶易所重之馬似未爲失計者然設官分
更計民課茶固已不勝其費及其得馬而回也在道之

糧草停泊之廐驛大率一馬之費不下二十千而所得
之馬又未必可用曷若減市馬之半直賜養馬之民戶
而易其一伍中所餘之駒則貨不出國而馬自足供也

已上
私評

夫馬之耗也馬政弛也必先詰其弛之故而後補救可
施國制自隴西監牧外馬皆民牧解俵而後給軍故
馬之生制命在民民不瘠而馬始肥馬之死制命在軍
軍恤馬而馬不耗今種馬寄養馬比戶口而賦之有編
審之擾有點視之擾有交兌之擾有印烙之擾此皆吏

胥科索里甲侵漁而馬之芻秣煩費不與焉起俵馬匹
每懼革退又捐致十金以飽奸胥民力盡于徵剝不遑
及馬故馬率弱小若軍士得馬豈不欲罄控沃若馳騁
射獵而馬多倒死者戎吏咎也戎吏有親信驕養之家
丁有往來承奉之過客皆借騎軍馬馬必擇駿足掉鞭
逐馳本軍流汗踵隨艸行露宿或馬未倒而人先殞矣
故軍士爭盜芻粟利馬瘦削一有壯騎營中圍視呼為
不祥給未旬朔伏櫪已痛往者馬死責軍賄償貧軍何
辜堪此重費率赦宥不行若移此令行之戎弁誠允且

愜竊計馬力可支十年十年內營馬無故倒死令把總
等官買賠馬倒數多卽劄軍實証當行革黜此曹庶知
警乎議者憫元元疲困欲將俵馬計匹徵銀斥賣無用
之騎以休民力甚盛心也竊惟祖宗制度修復則可
變易則不可如昔年鹽法之變額增數倍當時謂裕國
奇策孰知邊儲匱乏至此極哉國馬不蓄邊方乏騎坐
收折價戎吏侵欺名有實亾卒遇虜警捐厚價以收款
段將焉用之故治但去其甚耳舊制十五丁養一種馬
三年課一駒民不爲厲自種馬變而解俵解俵變而有

改折。有本色弊紛紛矣。無種而責其駒。無馬而取其值。國家假牧馬以收厚貲之人。似于養狙。小民因折買而受奸胥之逼。實爲飽蠹。因時救弊。其在復種馬乎。復種馬。鬪雜。徭課生駒。罷折價。偶有走失。民當別市。但禁鴛駉。毛色不必盡同。平居稍寬法制。民得騎坐演習。則臨陣不驚。解俵點閱。法務簡易。則奸吏不勒索。馬大蕃育。而民亦息肩矣。陝西牧監。初甚耗減。總制楊公一兼理之。馬增數倍。今監院卿秩薄。爲左遷。陞轉不常。事多掣肘。雖張萬歲。王毛仲。不能收雲錦效也。宜委巡茶憲臣兼董監事。久在而責其功。積俸進秩。卿貳都御史皆可兼側。有司聽其舉劾。則人不敢弁髦視。而牧苑軍吏。兢兢奉法。別群繫駒。以廣其生。時涼燠。豐芻料。以厚其養。禁盜賢節。俵散。以防其耗。人所抵掌談者。可實舉行耳。嗟乎。數皮歸資。市馬特金繒之續矣。茶馬不諳水上牧。吏爲之攢眉。邊將請乞紛紜。太僕莫措。內厩非外臣敢詰。徒扼腕矣。馬烏得不耗。寄養之例不可增。俵散之例不可減。騾駝三千。惟望隴西牧苑耳。秦涼之畜。爲天下最。是在得人而任乎。

我成祖定鼎燕都。設立太僕寺。以總牧圉之政。督理直省馬匹。惟是孳息牧養。騾駒選俵。以備給兌團營騎操。防守都城拱護。陵寢有事征討入衛。應援之用。蓋其重哉。迨宣德正統間。馬日蕃庶。恐養戶不贍。間以銀易馬。則馬政之一變矣。隆慶時。種馬盡行變價。南馬俱改折色。惟北直隸河南山東。依馬六分折色。四分本色。則為政之又一變矣。自馬政迭變。問寺始有錢糧之入。積至一千有餘萬。原其初意。儲之為買馬之資。浸假盡為戶部所借。而問寺枵然無餘矣。其在今日。則隆慶時所著為例。各省直歲額解折色。四十二萬有奇。乃所存本色。四分計。春秋二運。不過六千餘匹耳。此六千餘匹者。寄養附近州縣。補充三大營。不足而謂可復改折。即以馬則無復可折。以銀則祇有四十二萬之額。解乃供各鎮。四十五萬之年。例則不得不欠矣。又增額外登極之。皇賞則愈不得不欠矣。積欠之數固多。遠鎮之需尤亟。于是又有欲以春秋二運改折者。夫亦計盡無復之耳。然而非所以為例也。祖制三大營額設馬三萬餘匹。今缺六千匹。需兌補。乃東西兩路寄養馬僅一

萬餘匹。兌補之後。止存四千。而年復一年。馬之倒死者。從何先補。則將無馬矣。神京根本之地。居重馭輕。孰壯。萬乘之威靈者。而謂三大營可以無馬耶。乃言改折之便者。謂依馬每匹給價三十餘兩。胥猾領銀。在意吞肥而寅緣打點。賄囑充數。俱取足焉。其所用以買馬者。不過三分之一。二。中間寄養貽害。解運若印烙使費。倒死拖累。難更僕數。究也。害還中。千百姓若改折解銀。二馬之費。到邊便可買馬五匹。即以所餘者充餉。而諸省費不與焉。故三分本色。七折色。當永爲定例者也。

大 祖制種馬以壯

京營制甚善也。種之既久而馬

番則議折。折之既欠。而價多。則議借。乃戶工二部之借者。止于不還而已。邊鎮之借者。遂沿以爲年例。溯自天啓以前。四六改折。折之所解。歲四十二萬餘兩。猶可留餘地。以養民間之槌欠也。至二三年間。復增銀花之賞。十萬餘兩。而寺有大困矣。况皇賞功賞。逾于額外。故邊鎮馬價。缺于額中。今止酌爲半補之法。捉襟露肘之苦。已備見矣。蓋任者以職掌起見。惟欲守種馬之舊。而議者以餉兵起見。惟欲從折馬之權。不知病有標本。治

有緩急急則治其標不得不爲今日之兩運全折而治其本不得不仍近制之四六本折也

茶法

茶之名始見於王褒僮約盛著於陸羽茶經而其稅則自唐始也德宗時趙贊議稅茶以爲常平本錢然軍用廣而所稅亦莫能充尋詔罷之張滂請稅茶每什之以代諸州水旱之賦稅寃亦徒假托美名而已穆宗時王禛爲鹽鐵使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及播爲相置權使自領之宋時有司以湘南新茶異常歲請高價太祖曰茶則善矣無乃重困吾民乎詔勿增直陳恕爲三司使立茶法第爲三等副使宋太初以上等爲取利

太深下等滅裂無取。惟中等之說公私皆濟行之數年。公用足而民富實。仁宗初建茶務。歲造大小龍鳳茶。始于丁謂而成于蔡襄。宋人造茶有二類。日片。日散。片茶蒸造成片者。散茶則既蒸而研合諸香以為餅。所謂大小龍團也。君謨作此。歐公為之嘆。神宗時李杞入蜀買茶。于

秦鳳熙河博馬。元置榷茶運同。有末茶。有葉茶。考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則西北之虜嗜茶已久。宋人始置茶馬司。本朝則于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諸關津要害。置批驗茶引。所歲遣行人齎榜于行茶所在。縣示以肅禁。每三歲遣官選調邊軍齎金牌

信符差發。附近邊族以納馬而運茶于邊。勞賞之。歲有常數。西蕃貢使許順帶茶而有禁限。諸私茶之禁甚具。洪武中。駙都尉歐陽倫使西域。以冒禁即賜死。不貸法。嚴而令行如此。蓋虜人嗜乳酪。膈氣底滯。茶性通利。能滌蕩勢所必資。而邊境得虜馬團操為武衛。所謂以采山之利而易充廩之良戎。得茶不能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計之得者也。其天下茶貢歲額止四千二百。十二觔而福建二千三百五十觔。建寧所貢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筍。及薦新等號。則福建茶貢固甲于天下也。

每貢入必碾採為大小龍團進。高皇帝以勞民力命罷造。照諸處獨採芽進。復上供戶五百家。聞有司督徵嚴切。聽民自採進焉。其引商之法。商人詣在所買茶。已其數赴官。輸錢千文。紹引。引照茶百觔。其零畸不及引者。納錢六百文。給繇帖。繇帖照六十觔量地定程。以賣而犯私販。與鹽法同罪。諸批驗截角退引。一准鹽法令以行。法以私茶出境者斬。開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茶戶私鬻茶者籍斥園入官。勅兵部遣人齎諭川陝守邊衛所。仍遣西僧往番一體申飭。成化中批驗所不詳。茶商姓名貫址聽冒。各給引得傳相販賣。故退引累催。

不繳為影射。茶出山時。不從公盤詰。批驗所又不如法批驗。而夾帶者衆。又法商人詣批驗所買引。而所為上應天常州杭州三府于產茶地方。遠者數千里。近不下數百里。道苦遠多費。而姓名貫址易為欺。于是用尚書恕言。聽茶商于產茶府州納課。已即將姓名貫址貫引。照茶。年終該府州各將賣過引繇造冊。并收過紙鈔解部。仍具數關領。次年合用引繇。各批驗所遇茶商經過。照批驗將引截角放行。有夾帶。送所在官司問理。年終具驗。過客商盤獲私茶。具冊申合于上司繳部。而防私。

販之禁固甚嚴矣。永樂中始遣御史巡陝西茶馬。正統
未。停金牌信符而馬漸不至。成化中定差御史奉勅
專理。正德中都御史楊一清始頌言。國初金牌差發
之爲功。奏請復舊焉。

驛傳

昔春秋列國會盟相尋。諸侯之使。輟擊於路。主人授館
具。徒致粢。獻餼。織悉備。至少失尺寸。朝辭國門。十萬之
師。暮壓壘而請讓。兢兢如此。而鄭衛以蕞爾國。犧牲玉
帛。交於四境。寬然用之。有餘。今天下一家。官吏奉符下
郡縣。雖或驛騷。然比列國之使。何啻霄壤。而傳吏日夜
憂不給者。古之他費少。而今多也。何也。古者候人修路。
館人戒垣墉。燎人具膏燭。遺人掌委積。各以其職自效。
而總爲國家厚賓客。此不敢爲私交。而彼無他擾。故費

多而實少。今三尺森嚴。內非公差。特旨外非奏事。行部乘傳者。有禁然。仕宦稍通。卽得勘合。夫馬之數。倍徒微索多者。踰百有司。或遇故交。應付外。復有禮儀宴享。以展其綢繆。數倍公家之費。而實皆公家財也。國家徒挾禁制之名。而下民實不得休息。何爲不匱。大凡人之情。欲禁之。必先有以寬之。則人樂我之寬。而禁之始不犯。尚書韓文以買驢全身。尚寶崔璿以馳驛被謫。此逆瑾借法以劫天下者。一時耳。使此禁至今不解。縉紳重足立矣。是以職掌文武官員。程踰于五百里者。惟應

付宜緣此例。令正途官員。皆得馳驛。因其品級爲之限。制驛傳之事。卽令本處有司兼攝驛丞。藉其數。出入送迎而已。如此則士大夫乘傳者。雖雕輿畫舫。亦如其分。而止有司間有筵席。亦卽代本驛庖饌之費。不復欄疊。雖無省費之名。而實收其效。何也。縉紳委質朝廷。必不肯荷囊重繭。蹇蹇行道中。千里顧募。煩費殊甚。貼力不堪。而操事權者。亦各愛其等夷。同類寧肯坐視。地方守令。禮屬賓主。昔常握手。今忽掉臂。豈是事宜。故必曲遂人情。而後各安于法度。上下不至相冒。欺冒之弊。絕而

格內所費可屈指而計不復爲民患矣嗟呼損之而反益寬之而自禁天下事豈獨一驛傳哉

今天下州縣困于驛站者十七八矣諸臣之條議舌敝穎禿我皇上嚴諭飭禁又不啻三令五申矣顧調議徒煩而疲困如故論禁日嚴而冒濫如故爲調停之說者不過曰加增工食日僉派里甲日官爲顧養日用甲幫貼大民窮已加無可加編愚又不慣酷使官養而草料仍科諸民則利歸于官害益在民也私幫而奸棍恣飽其貪則明櫻者十一而暗櫻者十九也調停之法

窮爲禁革之說者不過曰查比勘合牌票革需索冒以禁杆道前欸夫假牌需索等弊皆杜道仕途之強有力者也貽害在民情面在官撫按不肯爲小民而破面過客州縣又誰肯爲小民而開罪上官即聖旨三令五申亦止行于良涿良涿而外竟高閣矣禁革之法又窮將罄小民膏血妨縣官餘力支此驛遞不足其故何也按國初馬遞止以飛報軍情所夫止以遞運上供物料給邊錢糧非爲有司往來行李設也大臣以禮致仕方准馳驛非大臣以禮致仕其不准馳驛可知也撫按

欽差行部始給腳力非 欽差其不給腳力可知也今自京官而及司道州縣官無不借勘合夫役無不討火牌且也私牌私票橫行不絕幾于天壤間無不馳驛之人矣其中不仁貪宦馬動以六七十疋夫以二三百名不法差役無藝之需索無情之凌辱又不與焉奈之何驛不因而民不逃也今欲 國與民並受其利自有一直截之法曰裁之而已馬自飛報軍情資奏撫按草翼傳遞撫按緊急公文而外所夫自擡送上供物件給邊錢糧而外大臣以禮致仕京官奉 命差遣有

詔等書量煩簡大小各應給馬幾疋腳力幾頭損夫幾名注定名數不許濫加自非然者無論京官外官給假告病罷閑等項俱不得私遣牌票違者計夫馬數追則坐罪其各驛馬頭夫照各原有工食每十匹裁六匹每十名裁六名規則一定過客雖欲非法索之而窮于無可索縣官雖欲曲意奉之而窮於無可奉其裁去夫馬工食銀兩總計若干或全豁以寬民力或姑借以抵新餉則驛遞免搔擾之苦而 國與民亦受涓滴之利計似無便於此者

